遯世編

六册

遯世編卷十三

高隱六

耶律官奴 附 蕭哇

耶律官奴字奚隱沉厚多學嗜酒好佚初徵爲宿直將軍以疾去官上欲成其志許自擇一路節度使官奴辭曰臣愚鈍不任官使加歸義軍節度使輒請致政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爲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官無慊焉官奴然之時稱二

逸

蕭蒲离不

蕭蒲离不字棲懶魏國王惠之四世孫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毁踰禮嘗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誰爲訓者苟不自勉何以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游獵山水奉養無長物或曰公胡不念以嗣先世功名答曰自度不足以繼先業年踰强仕安能益主庇民累徵皆以疾辭晚年謝絶人事卜居抹古山屛遠葷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

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

張緯

張緯字子偉范陽人寓居京口少不婚宦得刁景純廢圃結茅齋居焉啜菽飲水嘯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水之勝杖策獨行登廬阜泛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兎迒鳥道人跡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輙疏錄名之曰山水漫遊紀

褚丞亮

褚丞亮字茂先眞定人宋蘓軾自定武謫官過眞定丞亮以文謁之大爲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同試者八百人丞亮爲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戸曹未赴會金兵南下斡離不旣破眞定拘籍境内進士試安國寺丞亮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毁丞亮詣主文劉時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薦知槀城縣漫應之卽棄

去年七十終門人私謚曰玄貞先生

王去非

王去非字廣道平陰人嘗就舉不得意卽屏去督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束脩有餘輙分惠人弟子班恍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爲辦資裝嫁之卒年八十四

趙質

趙質字景道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

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畝千復之終身卒年八十五

杜時昇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爲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違之乃

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衆以伊洛之學教
人自時昇始正大間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
賀時昇曰大兵皆在秦鞏間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
宛葉鐵騎長驅勢如風雨無高山大川爲之阻土崩
之勢也頃之元兵果自饒峯關涉襄陽出南陽金人
敗績汴京不守皆如時昇所料云

郝天挺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人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
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

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牽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貞祐中居河南往來淇衛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終不一止豪富之門年五十終于舞陽

薛繼先　附子純孝

薛繼先字曼卿南渡後隱居洛西山中課童子讀書事母孝與人交謙遜和雅所居化之子純孝字方叔

有父風有詐爲曼卿書就方叔取物者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不知其爲曼卿而以爲方叔也而與之書曼卿如所取付之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曼卿曼卿不之見或言君何無鄉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日弁鄰里必有受禍者其畏愼皆此類壬辰之亂病沒宜陽

高仲振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其兄領開封鎮兵仲振依之

以居既而以家業付其兄挈妻子入嵩山傳極羣書尤深易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嘗與其弟子張潛王汝梅行山谷間人望之翩然如仙或曰仲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燕坐骨節戛戛有聲所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輒不復語云

張潛

張潛字仲升武清人幼有志節慕荊軻聶政爲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誼目曰張古人後客

崧山從仲振受易年五十始娶嘗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鄰里有爲潛種瓜者及熟讓潛潛弗許竟分而食之嘗行道中拾一斧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日獨不畏張先生知耶遂如初天典間潛挈家避兵少室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絕澗死焉

王汝梅

王汝梅字大用大名人始由律學爲伊陽簿秩滿遂隱居不仕性嗜書動有禮法生徒以律就學兼授以

經學服其教無敢爲非義者同業嘗憫其貧時周之皆謝不受後不知所終

宋可

宋可字亍之武陟人其姑適大族稾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稾氏疎族立爲後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稾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稾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歸之鄉里用是重之未幾北兵駐山陽

軍中有聞可名者訪知所在質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競勸之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子故併平生所守者亡之後竟無子

辛愿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博極書史詩律精嚴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修威儀貴人延客麻衣草履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傍若無人嘗謂王鬱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得之不以道與居之不能行已之志

是欲滌其身而伏於厠也其志趣如此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迫以饑凍流離往往見之于詩正大末殁洛下其詩有云黃綺暫來爲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眞處士語也

元德明　附子好問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嵓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

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

杜瑛

杜瑛字文玉覇州人長七尺美鬚髯氣貌魁偉金將亡士猶以文辭規進取瑛獨避地河南緱氏山中時

兵後文物凋喪瑛搜訪諸書盡讀之古今得失如指諸掌間闢轉徙教授汾晉間巳未世祖南伐召見問討瑛從容對曰人君所持以爲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巳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聖主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帝悅謂可大用命從行以疾弗果中統初詔徵瑛辭不就張文謙宣撫河北奏爲提舉學校官又辭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先王設施本末猶可考見爲政莫先復古苟因襲舊弊

以求合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不能隨時俛仰以赴機會將焉用仕於是杜門著書不以窮通得喪動其志優游道藝以終其身年七十遺命其子表其墓曰緱山杜處士云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于天而靈應隨至事聞于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睿

父母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幹而幹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經濟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塢難易遠

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廸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

杜本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木得其所上捄荒策大奇之力薦於武宗嘗被召

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即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幣召為翰林待制使者趣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本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為學者皆濟之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曆度數靡不通究尤工於篆隸學者稱為清碧先生卒年七十有五

張樞

張樞字子長金華人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

樞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既長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有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先後歷歷如指諸掌其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敎道尤長於紀事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講朝廷取其書寘宣文閣浙東部使者交薦之至正三年命儒臣纂脩遼金宋三史辟樞長史力辭不拜七年命史臣纂脩本朝后妃功臣傳復以翰林修撰召樞俾

與討論復避不就使者強之行至杭州固辭而歸卒年五十有七

同恕

同恕字寬甫奉元人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恕安靜端凝羈丱如成人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恕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踐祚即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陜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恕領教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六年以奉

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宫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家無儋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榘菴時蕭𣂏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蕭同恕自京還家居十三年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爲先生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制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矦謚文貞其所著曰榘菴集二十卷

安熈

安熙字叔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既承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爲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其門而因已沒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盡自因得宋儒朱熹之書即尊信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簡靚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

諸已以及于物以化于鄉其用功平實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熈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旣歿鄉人爲立祠于槀城之西莞鎮

孫轍　附吳定翁

孫轍字履常自金陵徙家臨川㓜孤事母甚孝家居教授門庭蕭然考德問業者日盛轍與人言一以孝弟忠信爲本辭溫氣和聞者莫不油然感悟部使者長吏以下賢者必造焉轍言不及官府憲司屢辟皆

不就江西行省特以遺逸舉轍一人七十有三卒于家同郡吳定翁字仲谷亦自金陵來徙清修文雅與轍齊名而最善爲詩揭傒斯稱其幽茂疏澹可比盧摯御史及江西方伯牧守部使者辟薦相望終身不爲動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媿於世人以爲名言

危復之

危復之字見心撫州人宋末爲太學生博覽羣書好讀易尤工於詩至元初元帥郭昂屢薦爲儒學官不

就至元中朝廷累遣奉御史罕及翰林應奉詹玉以

幣徵之皆弗起隱於紫霞山中士友私謚曰貞白先

生

武恪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澄爲

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肄業明宗在潛邸選爲

說書秀才出鎮雲南恪在行欲起兵陝西諫不聽遂

還京師居陋巷教訓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祕書監典

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

起人或勸之仕恪曰向爲親屈今親巳死不復仕矣居數歲會朝廷選守令舉恪爲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又薦爲授經郎遂陽爲瘖瘂不就恪好讀周易每日堅坐或問之曰先生之學以何爲本恪曰以敬爲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

劉詵　附 龍仁夫　劉岳申

劉詵字桂翁吉安之廬陵人性穎悟幼失父知自樹立年十二作爲科場律賦論策之文蔚然有老成氣象宗之遺老鉅公一見即以斯文之任期之既冠重

厚醇雅素以師道自居教學者有法聲譽日隆江南行御史臺屢以教官舘職遺逸薦皆不報詵爲文根柢六經躪躒諸子百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踔厲風發之狀四方求文者日至于門其所爲詩文曰桂隱集桂隱詵所號也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同郡龍仁夫字觀復劉岳申字高仲其文學皆與詵齊名有集行世而仁夫之文尤奇逸流麗所著周易多發前儒之所未發岳申用薦者爲遼陽儒學副提舉仁夫江浙儒學副提舉皆不就

韓性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及長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其爲文辭博達儁偉變化不測自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戶外之屨至無所容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于童稚厮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憲

府嘗舉爲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弊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天曆中趙世延以姓名上聞後十年門人李齊爲南臺監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巳卒年七十有六

謝翱

謝翱字臯羽閩人父鑰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咸淳初翱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鐃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

詞倜儻有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去善哭如唐衢過姑蘇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越行禹窆之間北鄉哭乗舟至鄞過皷門登候潮山感夫子浮桴之嘆則又哭晩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為朱鳥兮其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没碧血游空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已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

蹶焉然後乃能去之若翔者章皇山澤吾悲夫淚之無從也既客浦汭往來桐廬人翕然從翔學所爲詩歌其稱小其指大其辭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餘類唐人之卓卓者尤善敘事有良史材作南史帝紀二十贊采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東西州山水必有游紀當天下廣大足歷燕魏趙代間遺事故績且渉大瀛海外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子長矣惜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克克入矍䂓持觶不去憎聞翔翔自若也易曰浚恒貞凶無攸利翔

之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怨者邪精神漂散鬼語神詞變幻不測翺豈平伍邪初翺亡恙時得唐方干舊隱白雲村建炎四年江端友呂居仁朱翼諸賢爲文祭臨水之神避地於此囑曰死必葬之作許劒錄逮疾革語其妻劉氏我死必以骨歸吳思齊方鳳葬我許劒之地二人果聞訃至

嚴侶

嚴侶字君友富春人子陵三十五世孫也嚴本莊姓

以漢明帝諱易之子陵以高名著史冊耕富春山釣桐水年八十終娶梅氏西京壽春尉福生茂茂生隆隆生卓由是而降踰唐歷宋衍爲四家甲家傳格爲先生曾王大父潤王大父自中考也俱不仕先生生而有奇氣讀書不爲覔舉計從學鄉先生漢英賈公賈公得於復齊趙公趙公得於潛室陳公陳公親受於晦菴朱子此其淵源也貴官至釣臺必訪先生勸之仕則曰漢雲臺諸將仕非不赫赫今子姪無聞吾鼻祖去之一千三百有餘年而高風遠韻與富山桐

水相爲崎流士奚必以仕而貴哉其不斂願爲嚴陵賢子孫足矣居家教授生徒有裹糧自甌越來者宋相文山氏客謝翺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暮年建沙社爲會取悅而有信翺卒無子與社中友買地臺南葬之築許劍亭憲使盧公摯高其義爲之書嘗遊錢塘偕石塘胡公山村仇公過孤山酹林處士岳鄂王墓卒有動於中告二人曰其嘗時如此親必不安亟歸及門遽有終天之別擗氣

絶者數四喪祭一用朱子禮廬墓三年不稅衰絰不見賓客有白燕巢墳木事母益虔母卒哀毁成疾幾不起每至生日服墨縗哀慟踰他時所居室堂名以高遠取郡守王泌記釣臺書院語至順辛未冬十月晦疾革呼其子淵曰吾年已踰六十不稱天奉祖祠四十年復土田教養無忝吾死何怨乎疇西田吾已買諸官死必瘞是遂逝越若干年爲至正丁亥始克瘞賢者故事有易名門人黄廷玉等私謚曰高節復請諸郡守祠于祖祠西小室

陳徵

陳徵字明善遠祖篆宋宣和進士官左朝散大夫家廬山下徵少從草廬吳先生學嘗北遊燕趙而歸遂家于吳徵爲黃清權高士之甥清介孤峭甚似其舅讀書鼓琴不慕榮進洎然無累以終其身其才雋尤爲當時太老虞揭輩所稱子汝秩字惟寅能世其家學安貧樂道教授鄉里色養得親之歡心詩文藻麗不羣瀟然有出塵之想弟汝先汝言子繼自有傳

張雯

張雯字子昭其先浚儀人宋宣政間其遠祖通官御
留器械從高宗南渡居錢塘宋亡其祖世傑父興嘗
居燕已而居吳遂爲吳人子昭髫髾便嗜學喜從儒
先君子游時宋亡雖已廿餘年矣故老遺黎老校退
卒猶有存者子昭從其人問宋遺事朝廷宗廟宮室
制度期會燕享生殺除拜車輿章服征屯討伐文章
經術下至幽人逸士言論出處雖不能盡得其詳然
依約什一於千百視後進生懵懵無聞知不可同日
語已喜遊錢塘錢塘宋故都歲必一往或再往左江

右湖山川之勝城邑之舊以至于荒臺歌榭壞冢故墓斷碑殘碣頹垣廢宅更久湮沒未嘗有過而問之者子昭每遊息登眺必徘徊躑躅吁嗟於邑若不能已人或指目之不顧也兼通聲律音呂清濁高下長短疾除每遇張筵設樂八音竝奏坐客方懽欣愉懌而子昭獨矉蹙吁欷人問之輙俯首不答或嘆曰吾其不免乎尤喜古樂府歌曲遇故舊笑樂輙爲人歌又時時吹洞簫觱栗音奏淸越方其發聲賁氣旁若無人而子昭亦洋洋自喜遇其不欲歌雖貴爲王公

不能強也臨市衢搆樓㠯居蓄書樓上經傳子史下逮蒭蕘稗官百家之言無不備子昭日繙閱研究至其會心得意處引卷疾讀往往能成誦然不喜人言科第得失官程史牘與夫巧宦善富其爲人大致如此故窶約終其身年六十四歲卒

陳植

陳植字叔方自號愼獨癡叟能以文行學術結知于士林巨室私淑其子弟者必厚幣延致有非乘壺牽犬所能致也而君行篤純孝又能力學文動㠯經爲

準詩尤刻苦精練至于畫思之磅礴裸山林泉石幽篁怪木各盡其變態然貴富以挾而求之者雖百金不以予一筆兼之襟度灑落與人交尤重然諾享年七十君既沒朋從乃以君所自號而私謚之曰愼獨處士

褚伯琇

褚伯琇號雪巘以清苦節行聞于世尤平章嘗微服江浙探諜南士後除行省平章素慕雪巘高節時雪巘寓跡黃冠住天慶觀尤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

語觀主王管轄曰我欲一見褚高士觀主言其人孤僻士宰相何故欲見之尤意愈堅時雪巘方閉戶讀書觀主扣門雪巘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為至此觀主以實告雪巘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何忽有此時平章巳拜於地意雪巘延坐其室雪巘卽鎖戶偕行廊廡間尤執禮愈恭至前堂雪巘語尤曰三年前有一閬州王高士嘗留此某非其人也長揖竟出尤顧瞻良久而去

倪瓚

倪瓚字元鎮所居雲林故號雲林生家常州無錫至正初兵未動鬻其家田產不事家事事作詩人竊笑其爲戇兵動諸富家剽剝廢田產人始賞其有見性好潔盥頸易水數十次冠服着時數十次拂振齋閣中有樹石常洗拭見俗士避去如恐浼從王交友讀書交友死歛棺不計所費一如其所親友張伯雨後伯雨至其家會鬻田產得錢千百緡念伯雨老不再至推與不留一緡盛年詩名在館閣晚當至正末飄流中作詩益自喜其詩信口率與唐人語合年七十

四旅楚江陰

黃公望

黃公望字子久又號大癡本常熟陸氏出繼永嘉黃氏黃父年已九十始得之曰黃公望子久矣因而名字焉性聰敏博學多才自經史百氏九流之術無不習而通之補浙省掾忤權豪棄去黃冠野服往來三吳間開三敎堂于蘇之文德橋至松寓柳家巷後隱杭之筲箕泉已而歸富春年八十六而終公望善畫山水初師董源巨然後稍變其法自成一家所著寫

山水訣至今多宗之戴表元畫像贊云身有百世之憂家無擔石之樂盖其達似晉宋酒徒俠似燕趙劍客至於風雨寒門呻吟磐礴欲援筆而著書又將為齊魯之學也

王冕

王冕諸曁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

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父卒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後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屢應進士舉不中嘆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祕書卿泰不花

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爲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内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人至不爲賓主禮淸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之以養口

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冕言

曹知白

曹知白字又玄號雲西自閩徙居溫之許峯身長七尺美鬚髯性機敏善識事至元甲午詔遣中書左丞鑿吳松江公以策從行功居多大德戊戌庸田使柳公行水復獻塡閼成隄之法民甚德之以大府薦敎諭崑山意甚不樂遂辭去嘗游京師王侯鉅公多折節與之交章辟屢上先生悉辭謝曰吾聞燕趙多奇

士庶幾見之豈齪齪求官者邪即日南歸長谷中隱居讀易終日不出庭戶尤喜黃老氏之學扁其居曰長清淨曰窪盈曰厚堂曰古齋晚益治圃種花竹日與賓客故人以詩酒相娛樂醉即慢歌江右諸賢詩或放筆爲圖畫掀髯長嘯人莫窺其際也四方士大夫聞其風者爭納屨願交尊之曰貞素先生

陶宗儀

陶宗儀字九成其先由閩徙永嘉陶山冲襟粹質灑然不凡少舉進士第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無所不

窺尤刻志字學家甚貧抵淞教授弟子遇人險夷佽
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正間浙帥泰不華南臺
御史丑閭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未幾太尉淮東張
士誠開閫姑蘇數郡之士畢至其部帥議以軍諮屈
先生亦謝不往洪武辛亥　詔取天下士癸丑令守
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誚讓之曰黃金白璧重利也
駟馬高蓋榮勢也天下之士孰不靡然嚮風而子矯
矯若是先生嘆曰捧檄而喜所以為親祿不逮養適
增悲耳況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莫大

矣踰分之榮其敢覬乎蒔圃一區果蔬薯蕷度給賓祭巳餘悉種菊栽接溉壅身自爲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由避兵家淞城之北泗水之南買地結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郛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脫藁者不與焉

吳鎮

吳鎮字仲圭梅花道人墓在嘉善城㒷隅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塔勝國末兵起所至椎冢燔郭獨

先生之墓貌疑其爲僧塔舍去先生嘗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禨祥皆中其死而獲脫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游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顧阿英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燬楮斷煤人挾爲寶今戢身掬土市腥相匝僅一二長髮僧雛棲于墓傍水嚙草枯即狐兎且無所置其窟宅先生剎膚可知矣

王蒙

王叔明蒙其先吳興人趙文敏公之甥隱於仁和之

黃鶴山號黃鶴山樵善詞翰畫學王維與吳興倪元鎮詩畫齊名元鎮嘗寄之詩云能詩何水部愛石米南宮允矣英才最居然外祖風釣絲煙霧外船影畫圖中他日千金積陶朱術偶同

陳樵

陳樵字君采婺之東陽人戴華陽巾裁鹿皮爲衣又號爲鹿皮子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種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殷玩落紅于飛花亭上旣而入大霞洞著書寤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其書縱橫辨

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宋亡元丞相伯顏欲用之辭不就性至孝平生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動也嘗發所藏錫爲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付之一笑而已

白珽

白珽字廷玉出剌得宜文化大行秩既滿筦曹有不知先生者胥准東鹽倉大使先生自以鹽筴非所諳習不俟終更即謝事養痾海陵遠近學徒擔簦相從者殆無虛月先生已六十又七及再遷從事郎婺州

路蘭溪州判官則不復有宦情矣日與韻朋勝友曳杖游衍銜杯賦詩惟恐日之易夕所居西湖有泉自天竺來及門而匯杨之曰湛淵因以自號晚歸老棲霞又號棲霞山人以天曆元年卒年八十一

論曰易稱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故夫大者輕千乘細萬物小者安苦節甘賤貧獨往邈而莫追阨窮窅而無悶其致不同皆高蹈之殊軌也至於喆王幽貞側席輪轍賁於岩穴玉帛委於室衢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逺世下衰弓旌希覯而放利之徒假隱自

名以詭祿仕至號終南嵩少爲捷徑高尚之節喪焉可勝嘆哉肥遯無不利斯高隱之謂也

遯世編卷六 終

遯世編卷十四

別隱

贊曰大道無畦函三爲一絕類離倫解殺釋結
游方之外合儒之轍世出世間是别非別

李耳

李耳字伯陽亦稱老子陳人周守藏室之史也謚曰
聃仲尼至周問禮焉對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
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
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

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今見老子其猶龍耶後周德衰乘青牛車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為我著書于是作道德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庚桑楚

庚桑楚楚人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

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
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
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
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
子曰弟子何異于予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
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
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
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
之人耶吾是以不釋于老聃之言

匡續

匡續字君平南楚人號匡阜先生結茅虎溪之上室中無所有惟置一榻道書數篇而已

茅初成

茅初成咸陽人性慈憫好行陰德逆覩周室將衰不求進於諸侯歎曰人生若流電安得久滯寰中遂入華山修道始皇三十年庚子乘雲駕龍而去先是邑人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因改臘爲嘉

平

安期生

安期生琅琊人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留赤玉舄爲報留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于蓬萊山下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樂臣公

樂臣公宋人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從趙其族樂毅顯

名于諸侯而臣公獨好黄老恬靖不仕及趙爲秦昭王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賢師趙人田叔等皆尊事焉

蓋公

蓋公齊之膠西人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之起齊人爭往于世主惟蓋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爲齊丞相盡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聞蓋公善治黄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爲言治道貴淸靜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爲參具

言之叅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之齊果大治及叅入相漢導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爲叅師然叅嘗仕以壽終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京兆長陵人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時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自損退爲巫醫于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

家宗焉

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居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補南昌尉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條對急政輒報罷成帝委任王鳳專執擅朝上書極諫不納元始中王莽顓政變名姓爲吳門市卒曰生爲我酷身爲我梏形爲我辱妻爲我毒遂棄妻子徧游雁宕南閩諸山遇空同君授以丹法入飛鴻山結菴修煉人傳以爲仙後有見福于

會稽者不知其所終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衰歎曰值此衰亂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精思天柱山中魏曹公劉荊州孫討逆皆尊禮之入霍山仙去

矯慎 附馬瑤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遯山谷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盖聞黃

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于爲政至于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于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愼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者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愼于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同郡馬瑶隱于汧山以兎罝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或言生漢末自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廬于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著衣臥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汚皆如泥滓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為人賃作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警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不以為病人莫

能審其意度年可百餘歲乃卒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南軹人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與餘杭大辟山中倚木于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餘杭令顧颺

與葛洪共造之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迎置西園文頹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今將用

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居圜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山中臨安令萬寵迎至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人皆以爲知幾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揮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壅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

周顒

周顒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汎涉百家長於佛理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問顒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問所累伊何曰周妻何肉顒嘗與何點書勸令菜食略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

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味彼就寃殘莫能自列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歘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行人應憐悼況可心心撲褫恣忍吞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挨披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百爲愴息事豈一塗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顯又著三空論爲智林道人所稱服云

楊軻

楊軻天水人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

常食麤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
踈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
莫得親有所論言令遁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
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隱于隴山曜後為石勒
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偽位備玄纁
東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
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
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
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常臥土牀覆以布被裸寢其中

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輒瞑目不答鋪發輒被露其形大笑之輒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飡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縕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池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

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萬物生陰陽之事非野叟所能知年在期頤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就車至長安堅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遠屆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

父之況非敢竊擬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于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謚曰安道先生

石垣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敝或有遺之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言未然事如讖記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

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明年癸未敗于淮南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衣架踰高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入長安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嘉

殺死所謂負債者也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死之日人有隴上見之者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又著拾遺錄十卷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僊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絶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于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

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輙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許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

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僊館朔望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游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术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别又著詩十二首論神僊之事焉

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月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僊人芝草左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于餘杭山見何幼

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違數千里崎嶇冐涉期于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

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叅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宮太守又辭不就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所著黄白之事内外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

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着不畏寒暑晝夜不臥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

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于房内造重閣高八九尺于上編營爲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

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頴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體如生香火瓦噐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乃爲之贊云

許遜

許遜字敬之南昌人博通經史兼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緯諸書晉武帝太康元年舉孝廉辟爲旌陽令教民慈仁忠孝發摘如神吏民悅服尋棄官東歸遇諶姆授以正一祛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遂斬蛇

誅蛟悉除民害處豫章爲浮州蛟螭所穴乃於牙城
南井鑄鐵爲柱下施八索鉤鎖地脈自是水妖屏迹
城邑無虞又周行江湖諸郡殄滅毒害大將軍王敦
舉兵内向次慈湖眞君特往說之敦大怒不爲沮自
東晉亂離江左鼎沸惟眞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不
入閭井晏然

顧歡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
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

欲捷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同郡顧顗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遊及孫憲之並受經句歡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於墓次遂隱遁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輙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蓼莪篇不復講太祖輔政悅歡風教徵爲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

至稱山谷臣進政綱一卷遂乞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歡爲太學博士不就徵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事黃老道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初元嘉末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弒逆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靈綬門前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歡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狐狸黿鼉自入獄中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

唯有孝經而已歎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鶚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勉死日自擇塋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

孫楚

孫楚字子荆少懷隱居謂王濟曰吾欲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時董京有仙術居洛陽白社楚數就社中載與俱歸京贈以歌曰獨處無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餐玄鳥紆幙而不被害聆彼梁魚逡巡倒尾嗟乎魚鳥萬世不悟知哉達人深穆其度

陸修靜

陸修靜字元寂吳興人兩目重瞳背有斗文掌有篆字早通文籍長慕神仙與陶靖節劉遺民等結社廬

山文帝表其高風召至都亭作停霞寶贊使徐湛宣
旨留之不可賜號簡寂先生詔以所居爲簡寂觀

盧度

盧度字孝章始興人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
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
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西昌
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
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
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劉玄英

劉玄英號海蟾子廣陵人初明經事燕主劉守光爲相雅好性命有道人正陽子來謁爲演淸靜無爲之宗旣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金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曰危哉道人曰人履榮祿之塲其危殆甚盡以其錢劈破爲二擲之遂辭去海蟾繇此大悟卽解印辭朝有醉騎白驢五言詩一章佳絶其得道後陵轢神廟事尤奇

劉蚪

劉蚪字靈預南陽涅陽人徙居江陵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朮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辟蚪爲別駕不應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蚪徵爲通直郎不就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蚪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

鄧郁

鄧郁荊州建平人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爲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襹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艷桃李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

烏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内唯聞香氣甚
未嘗有武帝後令周捨爲鄧玄傳具序其事

徐則

徐則東海剡人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
玄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
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
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
召來憩於至真觀期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絶穀養性
所資唯松水而巳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大傅徐陵

爲之刊山立頌初在緡雲山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遣使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

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䛒爲之讃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自給爲煬帝所重

馮亮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中山王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淨至洛隱居崧高感英之德以時展動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世宗

召以爲羽林監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彊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勑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適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崧高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

因遇篤疾世宗勑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嵩高道場寺數日而卒詔贈帛二百疋遣誡兄子綜斂以衣幍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饑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横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惟風吹幍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爲蟲鳥盜食

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蓊鬱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吳筠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通經誼美文辭舉進士不中性高鯁不耐沈浮於時去居南陽倚帝山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勑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

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冶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羣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爲立道館江淮盜起因東入會稽剡中大曆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爲宗玄先生

潘師正 附 劉道合

潘師正貝州宗城人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

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旣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勑直逍遙谷作門曰仙游北曰尋眞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贈太中大夫諡體玄先生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即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時將封太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而霽乃令馳傳先行太山祈祓得賞賜輙散貧乏無所蓄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後營宮遷道合墓開其

棺見骸坼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為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無它異

仲長子光

仲長子光字不曜河東人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結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為業人莫之知也汾陰生游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劒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薛季昌

薛季昌河東人遇司馬承禎於南嶽授以玉洞經籙研極奧妙唐明皇召入禁掖恩寵優異即懇還山上賦詩贈之曰洞府修眞客衡陽念舊居將成金闕要願奉玉淸書雲路三天近松壚萬籟虛猶疑傳秘訣來往候仙輿

薛玄眞

薛玄眞唐給事中伯高之祖少好道不嗜名宦常於五嶺間遊憩每遇人曰九疑五嶺神仙之墟山水幽

奇煙霞勝異如陽朔之峯巒挺拔博羅之洞府清虛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棲神於衡阜虞舜登仙於蒼梧赫胥耀跡於潛峯黃帝飛輪於鼎湖往往於茲逍遥騰翥況邃洞之中別開天地璚膏玉乳靈草秀芝豈塵目能窺凡屣可履也自左常侍棄官入道遂隱終南

寒山子

寒山子本無氏族大曆中隱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巖因自號寒山子容貌枯悴布

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木屐履地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飯菜滓食之或長廊徐行叫噪陵人或望空獨笑嘗言咄哉咄哉三界輪廻寺僧以杖逐之翻身撫掌大笑而去好爲詩一言一詠輙題樹間如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讀黃老如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住茲凡幾年屢見春冬易凡三百餘首

張果

張果者不知何許人則天時隱于中條山往來汾晉

間時人傳其有長年秘術自云年數百歲矣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則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後人復見之往來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恒州刺史韋濟以狀奏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悟往迎之果對使絶氣如死良久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狀又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以邀迎之果乃隨嶠至東都肩輿入東宮中玄宗初即位親訪理道及神仙方藥之事及聞變化不測而疑之有邢和璞者善筭人而知夭壽善惡玄宗令筭果則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

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召果與之密坐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夜光對面終莫能見玄宗謂力士曰吾聞飲堇汁無苦者眞奇士也會天寒使以堇汁飲果果乃引飲三巵醺然如醉所作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燋且黧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隨藏于帶乃懷中出神仙藥微紅傅墮齒之齗復寐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玄宗好神仙而欲果尚公主果固未知之謂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云娶婦得公主眞可畏也迥

質與華相顧未曉其言即有中使至宣曰玉真公主早歲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奉詔迺質等方悟向來之言後懇辭歸山因下制曰恒州張果先生遊外方者也跡先高尚深入窈冥是渾光塵應召城闕莫詳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特行朝禮爰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曰通玄先生其年請入恒山錫以衣服及襍綵等便放歸山乃入恒山不知所之

丁繁

丁繁自尚書郎叅靈度師去官求道日食脫粟二升
鉢水一盂夏月夜禪雖飛蚊唖食終不搖動

施肩吾

施肩吾字希聖分水人元和中舉進士退隱洪州西
山終身不仕晚遇旌陽授以丹術成仙去有施先生
石室在天寶洞上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
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遠而四

世矣因辭去徧遊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旣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帔還之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又命玉眞公主及光祿卿韋縚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賜焉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錄大夫謚貞

一先生親文其碑自師正道合與承禎等語言詠謳
似方士劉之不錄直取其隱槩云

許宣平

許宣平歙縣人唐睿宗景雲中隱於陽山南塢不修服餌時負薪賣於市擔上常挂一花瓢攜曲竹杖每醉吟騰騰以歸天寶中李白游新安訪之不得見乃題詩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迷高迹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見壁詩復自題曰一池荷葉衣

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菴不免更深居其菴輙爲野火所燒莫知踪跡

呂嵒

呂嵒號純陽狀類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馬祖見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外物咸通中舉進士授江州德化縣令遊行廬山遇一羽士稱雲房先生兩人談道有得遂棄官歸隱一日雲房謂曰吾今授子黃白之術濟世利物使三千行滿八百功圓當來度子純陽曰所作庚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

質耳純陽乃愀然曰誤却三千年後人不願為也雲房笑曰子推心若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遂攜之鶴嶺授以上真秘訣

劉贈

劉贈小字宜哥桂陽人家貧好道無巾但總角兒瞻為翰林學士謂贈曰神仙遐遠難求廊廟只尺易致贈不聽遂入羅浮山三十年瞻至信宗朝拜相沒被謫至潮臺泊舟贈冒雨來見顏色如童而瞻已皤然衰颯矣顧謂贈曰尚可修不贈曰仙凡殊途今已無

及後聰竟死貶所

爾朱洞

爾朱洞初隱蓬山唐僖懿間落拓成都市中以道力解王建之圍兵不血刃後至銅梁取自石浮水證道與二漁人沖舉於荔枝園中張商英作傳

杜光庭

杜光庭縉雲人咸通中進取不利入天台山學道應制爲道門領袖僖宗時入蜀隱青城山蜀王建封爲廣成先生卒年八十五人以爲尸解云光庭自號東

瀛子爲時鉅儒懿宗時與鄭雲叟賦萬言不中遂遁去有文集百卷

蘇澄隱

蘇澄隱眞定人爲道士住龍輿觀得養生術五代相繼辟召俱不至宋太祖駐師鎭陽召見因叩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欲而民自正帝大悅

張薦明

張薦明燕人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高祖召

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袵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内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宫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軒轅集

軒轅集博羅人隱居羅浮山年百餘歲宣宗召問之對曰徹聲色薄滋味哀樂不過德刑無偏堯舜禹湯

皆登上壽用此道也善飲酒百升不醉夜則垂髮盤中酒瀝瀝而出著太霞玉書習神仙事

石延年

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真宗朝學士自顧不合時乃隱於酒嘗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巳復就束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爲一菴嘗臥其間名曰捫蝨菴卒後故人有見之者曰我今作仙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忿然騎一素驢去如飛其

後又見於亳州留詩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頗類晏卿平生語云

章詧

章詧字隱之雙流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蓍索道之法三摸九據始終之變蜀守將堂等以逸民薦於朝賜緋冲退處士詧亦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不一撓其心形友人范百祿從扣太玄詧復以攡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

餘玄道幾矣一日夢有人寄書相召云東嶽道士書明日與李士寧遊青城濯足水中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士寧答曰手持東嶽寄來書大驚未幾卒果卒士寧蓬州人盖超然有得於道者

張揮

張揮字仲姝安州進士後棄家爲僧住吳山寶月寺蘇長公在錢塘無日不遊西湖嘗攜妓謁大通禪師大通愠形於色公乃作南歌子一首令妓歌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我已今日勘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

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鉗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已皺眉莫嫌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仲殊聞而和之曰解舞清平樂而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槌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已信身如夢何知眼其眉蟠桃因甚結花遲不向風前一笑待何時黃涪翁一見大賞

雷本

雷本字隱翁少時磊落不羣旣長業進士再試卽棄去默坐終日或誚其癡翁笑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黠

遂出遊不返宋元祐間有朝士遊羅浮山見翁獨坐長松下自道姓名云雷隱翁

閔交如

閔交如好治經所爲奇僻貧無妻兒寄食僧舍僧亦樂與之游始居龍門山苦游人往來徙居萬安山屏絶人跡專以治經爲事凡數十年用心益苦而去人情益遠衆共非笑之交如守之益堅歐陽永叔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游萬安山玉泉寺於進士閔交如得之九僧者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

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
昭峨眉懷古也

雍孝聞

雍孝聞閬州人元符末力詆紹聖用事者入元祐黨籍因浪迹山林遇異人得道政和末變姓名爲道士入內說法徽宗賜姓爲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爲孝聞也孝聞嘗自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醒自負賢人酒天闊難尋處士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巖得蜀山青城南老樹如相問不枉飄

空過洞庭

俞紫芝

俞紫芝字秀老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氏心法所至翛然而工於詩荆公愛重之其詩有夜深臣子喚不醒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

張虚白

張虚白南陽人徽宗朝舉進士不第辟穀遊武陵崔婆嘗飲以醇酒後虚白仙去題詩其處曰武陵溪畔崔婆酒天上應無地下有南來道士飲一斗醉臥白

雲深洞口

王彧

王彧字子文自號照了居士後改名知非字无咎崇寧間棄官學道往來登封盧氏山中二十年布衣蔬食井臼自親人以爲難而子文處之自若有詩云撒手寧論高丈崖脚跟那肯點塵埃東君也自魔君數故着青黄眼底來來何遲去何早二五不多十不少一聲柄水徧虛空誰識堂堂眞照了子文既學佛作决定歌禪家以爲證道新豐之後無有及者

林靈素

林靈素字通叟永嘉人七歲能詩日記萬言蘇文忠一見驚曰子頴異非常青紫可立待靈素笑曰生封矦死立廟不離下鬼非予志也徽宗召見賜號金門羽客一日侍宴太淸樓下見元祐黨人碑靈素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中姓名皆天上列宿臣敢不稽首因爲詩曰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羽化後立祠天慶觀趙鼎嘗爲作記

劉益

劉益藍田人隱直菴盧六十年徽宗召入便殿禮之甚厚力求還山宣和末常曰山川草木何腥羶之甚耶遂尸解去已而戎難果作

劉秉道

劉秉道武夷山隱者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胡致堂嘗贈以詩更煩橫鐵笛吹與衆仙聽

朱敦儒

朱敦儒字希眞天資曠達有神仙風致自述詞云我

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與疎狂曾批給月支風券屢上留雲借月章詩萬卷酒千觴玉樓金殿慵歸去且挿梅花醉洛陽居東都嘗有朋儕詣之聞笛聲自煙波間起問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其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裏住臥吹銅笛過伊川

汪元量

汪元量字大有號水雲度宗時水雲以善琴出入宮掖元世祖逼召入侍鼓琴一再行駸駸有漸離之志

而無便可乘也遂哀懇乞爲黄冠世祖許之既還錢塘往來彭蠡間風踪雲影人莫測其去留遂傳以爲仙多畫像祝之有詩一帙皆敘宋亡事題王導像云秦王浪白蔣山青南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

白長庚

白玉蟾諱長庚字白叟號海蟾一號蠙菴敝褐雲水出乎陰陽陶冶之外文不加點龍罩百家時謂隨身無片紙落筆滿天下有韜光前後集上清玉隆武夷

諸集

葉朴

葉朴字去文錢塘人宋亡不仕與鄧牧俱隱大滌山每清夜放遊不避豺虎大德中忽馳書別親友且詣鄧言別即端坐而逝鄧知去文仙去歎曰葉君出處與我同吾亦當長往耳乃為去文述墓誌燈下取其集讀畢而終遂昌雜錄曰鄧牧心葉本山兩先生皆高士

王于可

王予可字南雲吉州人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及説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遂平郾城之間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佛前則稱諦摩龍什於道則稱驂天玄俊於貴游則稱威錦堂主人爲人軀幹雄偉貌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若牛耳一金鏤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爲翠靨衣常不能掩脛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穢在傍蛆蟲狼籍不恤也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

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韻學家古文奇字字畫峭勁遇宋諱亦時避之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未見談說之際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語亂之壬辰兵亂爲順天將領所得欲挈之北歸館於瑞雲觀明日見將領曰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不數日卒後復有見於淮上者

張雨

張雨又名天雨字伯雨錢塘人性狷介常眇視流俗悒悒思古道知弗能與人俯仰遂挺身戴黃冠爲道

士登茅山爲大洞經籙豁有所悟遂夐出羣道士表與學士吳與趙文敏善每以陶弘景期之自號句曲外史入開元宮從王眞人壽衍爲道士名嗣眞皆入京師名大震一時賢士大夫爭與爲友願留之被璽書賜驛傳非其志也卽自楚不更出外史雖爲道士恒以親老爲憂延祐初居開元宮明年杭災宮毀外史適華陽後以上冢告歸遂不復去年巳六十矣先薙冠劍于南山而辭宮事但飲酒賦詩或焚香終日坐密室不以世事接耳目後卒于宮之齋居篋無遺

物也

明天淵

明天淵豫章人至正間爲翰林學士後削髮爲僧改名來復字見心號蒲菴賦白牛詩耕雲不住海門東收白㮓伽小朶峯露地巳忘調伏力雪山誰識去來蹤放歸祗樹隨羊鹿種就曇花伴象龍一色天闌頭角別水晶池沼玉芙蓉

顧德輝

顧德輝字仲瑛崑山人少輕財結客豪宕自好年三

十始折節讀書益搆古書名畫彝鼎秘翫築別業於茜涇西曰玉山佳處日夜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外方之士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與凡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餼館聲伎並鼎甲時而才情妙麗與諸公亦略相當風流文雅著稱東南嘗舉茂材署會稽教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入吳欲强以官乃去隱於嘉興之合溪既而以子恩封武略將軍水軍千戶飛騎

尉錢塘縣男及母喪廬墓閱釋氏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洪武初隨其子元臣遷臨濠卒

論曰二氏之流儒者擯不道曰別隱者外之也然慧根夙具靈樞妙合清淨玄微之旨未嘗不依於忠孝而或者憤世混濁恣意枯槁歛其躁競銷彼牢騷打破關頭安身立命舍是無繇矣此別隱所爲不擯也若乃弁髦五戒土苴三藏假借黃白游戲巧淫且以

爲盜區且以爲名利藪此又二氏所羞稱者乎

遯世編卷十四